

集体座谈：三源合流神学发展展望 Friday afternoon Panel Discussion

王志勇弟兄：接下来我们分享三源合流神学发展与展望，我们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我稍微给大家讲主题，第二个部分，我们会请王永忠、周小安、汪浩、施玮、范学德等。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分享，一定要从三源合流的神学发展，而不要谈别的，每个人谈五分钟。然后还有5-10分钟的时间，大家可以自由回应一下。

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刚才施玮姐妹对我们牧师、神学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，你讲的道人家能听懂吗？你写的东西人家能看懂吗？其实十八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全世界流传范围最广，出版最多的都是牧师的讲章的。可惜现在我们牧师的讲章，大概一般的牧师不敢出讲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材料，你的观点都是google出来的，都是从google里面偷过来的。所以一出版，人家再一Google，发现你的主张，你的例子，你的一切基本都是Google出来的，不是出于研究，不是出于灵修，不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深刻的关注和喂养的而来的。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做牧师的应该认罪悔改。

全世界在看美国，美国在看中国，中国的未来在民间，民间的未来在教会，教会的未来在悔改，悔改首先从谁做起啊？当然是从牧师、长老、同工做起啦。否则的话，打开地狱的门，牧师长老一大群。或者说这个做牧师的，一周六天看不见，一二三四五六不知道牧师在哪里了，当然弟兄姐妹都在家里工作中。好不容易挨到礼拜天看到牧师了，听不懂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所以说我们牧师要认罪悔改。但是三源合流本身为牧师悔改提供了非常好的神学的框架、灵修的框架、教牧的框架。从圣经神学、历史神学、统神学、实践神学各个角度来看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是三源合流神学的发展和展望。

弟兄姐妹，讲到三源合流的时候，我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深信三源合流是上帝赐给我们华人教会，在大变局的世代，大时代，大转型的时代，到底我们基督徒如何应对这个转型，如何应对这个挑战？我们为华人同胞们，为华人、为中国政治、社会转型提供的蓝图或者是出路是什么？确确实实是三源合流。这个出路一定要回到圣经启示，和纯正教义；这个出路一定要回到圣灵内住，一定要回到敬虔操练；这个出路一定要回到圣徒相通，弟兄相爱撼山河。所以说从真理的客观的出路—那就是圣经真理；从内在的主体的出路—就是圣灵充满；从社会的群体的，到底有谁来？到底有谁来担当？圣徒们都不担当，那有谁来担当呢？所以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作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整个世界的历史，就是上帝等待他的子民，等待祂的新妇能够成熟，能够得穿上洁白的细麻衣。那个时候，世界的历史就会终结。所以说世界的败坏，世界的罪恶，都不是因为世界的问题，因为世界本身就是混乱的，世界本身就是罪恶的，世界本身就是绝望的，但是我们作为地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山上的城，灯台的灯，我们有没有到位？所以上帝在等待我们到位，世界在等待我们到位，教会在等待我们到位。所以不管是从圣经启示，圣灵充满，还是圣徒相通来看，确确实实为我们提供了客观的真理，主观的体验，更为我们提供了圣徒相通的一种基督徒的圣洁的一个群体，国度的群体，未来导向的群体，上帝的群体，爱主爱人的群体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

当然我也特别给大家推荐我写的《圣经、圣灵与圣徒——三源合流与雅和博精神的精华》。这本书由十二位牧者和神学家包括许多在座的人写信推荐的。这本书已经在国内发了一千多套，今年应该能够达到二千套。无论如何书里面提到十二大‘唯独’。宗教改革最多的时候才提出五大‘唯独’，我提出了十二大‘唯独’。这是华人神学的突破，是世界级的神学的突破。为什么呢？里面讲到框架

-圣约，唯独上帝的圣约，上帝与人之间，上帝对世界说话就是通过立约的形式。里面讲到基督徒的追求，唯独神的国度，先求神的国，先求神的义。我们求的不是中国梦，也不是美国梦，我们求的是天国梦。所以这些唯独确实挑战了华人教会的神学和思维，而且为普世教会提出了挑战。比如说谈到政治。有人说基督徒不要谈政治，那什么是政治？基督徒不要参加政府，什么叫政府？英国人美国人也不懂什么叫政治。所以我给大家提出了五大概念，上帝的政府 *divine government*，上帝掌管一切；第二个，个人的攻克己身 *self-government*；第三个，家政 *family-government*；第四个，教政 *church-government*；第五个，国政 *state-government*。所以我们从神政，个人的自制，家庭的治理，教会的治理到国家的治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“政治” *politics*，真正的“治理” *government*。但是今天有多少人，有多少美国人，有多少美国的神学家真正明白“治理”？当我们讲到“治理”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联邦政府。当然我们有很多中国人就讲联邦政府。对不起，你翻译成联邦政府，说明你根本不明白联邦政府，因为美国根本没有联邦政府，那 *federal government* 是什么？*federal* 拉丁文 *foedus* 是“约”的意思，联邦政府不是我们所翻译的联邦政府，是 *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*，是宪法政府，这些政府是根据宪法设立的，这些政府的权力是受宪法约束的。

王永忠弟兄：感谢主，不忍心掐断王志勇牧师的讲道，我宁可把我自己的五分钟给他，可是他给我一个命题作文：要从改革宗的角度回应一下三源合流的问题。事实上我们教会还不是完全的改革宗，而是往改革宗的路线在走的一个教会。这可以看到，如果从国内的家庭教会的角度来看呢，现在很多城市教会试图在找，要归正，要回到大公教会的一个传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要寻求最适合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些特点的宗派，国内许多新兴的家庭教会选择了改革宗。但是改革宗也是一个谱系，它从最左的到最右的都有。那么在这个谱系里面呢，有比较极端的改革宗，RPC 系统的改革宗，RPC 系统有点像美国的共产国际，然后在中国设立分支，一切都是这里总部，然后派过去。所以他们要打报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困难。从三源合流的角度来说，我没有办法和那边的弟兄姊妹交通，因为他们首先第一，你如果跟我们交通的话，首先要承认天主教是异端，教皇是敌基督。我不知道在美国会不会这样，反正齐宏伟的教会就是这样。灵恩派的，一般可以，几乎可以，闭着眼睛算他们是异端。当弟兄之间，他也是一位知识分子，也是一位跟我背景其实非常像。他回去建立这样一个教会的时候，虽然他们也称为改革宗，但是和他们谈话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累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当然这个是传统的东西。这是一个现状，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放的，比如说他们只能唱诗篇，等等。

那么我们在回应三源合流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改革宗如果到了一个否认自己的产生的母体的程度，我们的圣传是什么？圣徒相通。圣徒的概念，其实我们在座的是圣徒。当然天主教有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，就是殉道的，或做出突出贡献的，作为奖励的一个 *title*。但是我们认为的圣徒，就是圣徒相通。不单是我们当今的，今天 2017 年所有的大公教会的这些，这里面是圣徒的 *church*，*communion*，这里的是圣徒相通。另外我们在历史上的所有的大公教会里面的，历代的基督徒都是圣徒相通。所以当改革宗一定要割裂这种天主教的传统的时候，我自己会觉得我下不了这个手。比如说路德称教皇为敌基督的时候，那是打仗的时候，那是宗教改革，后来大家就兵戎相见，一棵树上吊死几十个人，一半是天

主教徒，一半是新教徒。当你们这样打仗的时候，你那样是凭着血气说的。到了五百年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还要以这种血气去定其他的基督徒的罪。

所以周老师上午讲到的时候，我们在纪念宗教改革的时候，我们要哀哭我们教会的这种不得已的分裂，每个人都高举自己是正统的。所以在我们三源合流呢，提供一个非常大的框架。从我们改革宗的角度来说，当然我们有五个唯独。我们这五个唯独是我们是在爱心里，在真理里的坚持，每个宗派都可以坚持你的看见和你的传统，但同时我们要开放。其实我们每个教会或每个基督徒都有三源合流的部分，只是你的构成不一样。比如说你 60%是圣经 20%是圣徒 20%是圣灵可能勾兑出一个改革宗教会。如果你 50%是圣灵 30%是圣徒 20%是圣经，这个就勾兑出一个灵恩派的教会，以此类推。所以我们每个教会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我们要保持。三源合流就是最大程度上的，在宗教改革这个特点里面，比如弟兄会他是敬虔传统里出来的，摩拉维亚弟兄会，普利茅斯弟兄会，然后到小群教会，等等等等，也有我们华人的自己的一个系统。灵恩派比如说五旬节也是来应付教会的这种死板，那么它需要有圣灵的充满。但是你高举到一个地步，高举圣灵的某一个特点的时候，然后否认，没有某个特点的时候，就不能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合一。我们这种合一，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坚持圣经，圣灵和圣徒的，我们是在这里的一个整体的合一。

王志勇弟兄：当讲到改革宗的时候，其实任何一个好的宗派，也必然有很大的极端和偏离。比如说有些极端的改革宗，他认为天主教就是完完全全的异端，你要说托马斯阿奎那，这是天主教的？对不起，十二世纪、十三世纪那时哪有天主教，那时西方就是一个教会，你根本不具备历史常识。你比如说讲到要说聚会所，它是三元论，异端；阿米念派，都是异端。然后讲到说他们的改革宗是不是好的呢？他们的改革宗也是异端，只有我们这个改革宗才是明门正派的，这是很极端的。下面请周小安牧师，周小安牧师非常注重灵恩，但是他不喜欢人称他为灵恩派，但是真正的灵恩是要有灵恩派的。但是真灵恩派是真灵恩的。

周小安弟兄：

我不希望成为灵恩派的代表。我在这里谈一谈，我对灵恩确实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，我自己认为。

首先，据我的观察，是从大体上来讲，不是从少数的例子。灵恩派有一些优点和有一些缺点。个人的观察，不代表正确。灵恩派的一个优点是，灵恩的信徒看上去比较火热的，他比较有信仰的活力。从严谨的学术的话来说，他体验基督信仰的经验性。基督信仰是经验性的，不只是一些观念。第二个优点就是，常常会在灵恩派里看到神迹奇事，比较强调恩赐、恩膏和能力，这是一个优点，因为体现基督信仰的能力、超自然这方面的特性。第三，灵恩派在福音和宣教果效是比较明显的。从二十世纪宣教的历史可以看出来。

但是灵恩派确实有一些缺点，不是所有的灵恩派，大体来讲如此。第一，灵恩派在圣经上所下的功夫我个人看是不太够的，他们对神学的思考可能更加轻视。他们查经过分依靠圣灵的光照，就是感动，来看圣经。第二方面，生命追求上比较浅，特别是在生命破碎上比较浅。不是所有的，但是大体上如此。

我个人主张走三源合流的路，从连接到合一。我们首先连接，然后合一。我个人认为，真的要达到合一，我们确实需要建立一套合乎圣经、平衡全面的救恩观，我把它称为三一救赎论。这个三一救赎论的任务，不仅是体现基督和十字架

的核心和重要性，而是圣灵的职事也是三一救贖论的核心。不是零零散散地说圣灵在重生方面有工作，内住方面也有工作，我们还要随从圣灵。你要有一个原理把这些所有圣灵的元素把它整括起来。比如说圣灵的职事在新约中就要把律法写在心版上，律法怎样写在心版上呢？第一要重生，第二要内住，第三要随从圣灵，成就律法的义，这才是把他整全起来。而且在新约里面的职事，是跟救恩是同等的，因为它用耶稣的宝血所设立。它是一个救恩论，不只是救恩论之外的工作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进路，我个人的体会呢，最好的进路是从释经，到圣经神学，然后再到系统神学。这些神学不是并列的，而是递进的。首先需要释经，然后才进入圣经神学这个层面，然后才进入到系统神学里面。特别要平衡新约和旧约的连续性和新颖性。圣经神学需要平衡整卷的旧约和新约。

王志勇弟兄：小安牧师特别周到的，尤其是从圣经、圣灵和圣徒三源合流的角度讲到灵恩方面一些观察。其实圣经上说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神学，上帝的信息，上帝的道理，平铺直叙的，理论是灰色的，缺少那种来自圣灵的大能，没有那种活力、没有那种经验性，你即使再正统也是死的正统。另外小安牧师也特别讲到三一救贖论，圣父拣选，圣子救贖，圣灵来更新，来成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包括我们今天的许多改革宗自以为神学纯正，基督中心，那为什么是基督中心呢，因为基督是救贖的中心，我说那如果没有圣父拣选，有基督救贖吗？如果没有圣灵，连基督我们也不能认识。所以传统的使徒信经为代表的圣父，圣子，圣灵，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三一救贖论确实确实是更合乎圣经，和使徒信经所呈现的大公教会真理认信的规模的。好，下面我们请汪浩弟兄，汪浩弟兄很多时间在聚会所里行走，现在是在美国行走。

汪浩弟兄：我觉得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召会跟和台湾地方教会分裂的时候，有一个情况是很微妙的，就是倪柝声弟兄没有请斯巴克弟兄到中国去。他说斯巴克弟兄是他的权柄，但是很奥秘的是，后来他关照他的同工，不要请斯巴克到中国去。这个很稀奇的事情，在三源合流这件事上，倪柝声弟兄或许已经看到一点端倪了。现在整个的海外的聚会所的背景，包括国内的聚会所的背景，都处在在极大的阵痛中间，在转型，因为没有路。狭窄的教会观已经把人捆死了，后面这个反律法主义也没有路走下去。下一代有寻求改革宗，也有人寻求灵恩的。

三源合流怎么样在整个教会的体系里做出一个样板，做出一个中心，这是华牧要考虑的。华牧必须要往西岸特会的那批工人们，陈希曾弟兄其实是最具有前瞻性的人，他已经在摸改革宗神学了，最近志勇牧师在讲。礼拜六是他的追思聚会。这样的弟兄，还有没有产生呢？这是华牧要去沟通的。我们不行，因为我们神学不严谨，我们带出来的时候非常狭窄，我们的教会观也狭窄，解经功底也狭窄，就是我读的这几年的神学也不行，真盼望好好地装备，再又落到牧会的里面，好多的时间，没有沉静下来再学习。后来江守道弟兄在 Richmond 有一个见证，他说“我们成为了最大的宗派，我们是靠反宗派起家的，偷羊起家的。”贾玉铭老牧师恨得不得了。但最后他说：“整个会所成为了最顽固的宗派。”这就是狭窄的教会观的问题所造成的。那么今天上海是“一地一会”吗？南京是“一地一会”吗？杭州是“一地一会”吗？所以在这样一个阵痛转型中间，是不是这批牧师们谦卑下来，不称自己是牧师，而称自己是弟兄，进入跟他们的沟通。因为主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其实牧师制度有它的局限性，但牧师是宝贵的，不过是“五重职事”中间一个职事。聚会所里面有个天然的“结”，看到牧师就是浑

身起鸡皮疙瘩的。他不见你牧师来事奉的。其实他们站在那个角度上面，也在一个阵痛中间。

第二个，会所有它的长处，它已经取消了城市化的聚会。其实整个的“三源合流”，它从擘饼，以桌子为中心的敬拜，还有交通，回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或有启示。会所还没有向方言开门，但是它的方言，据说有些地方还是许可的，不过你站起来一定要翻方言。这就给先知性的服事已经打开了一定的渠道。我在康州牧会，那个城市化的东西，城市化的周报啊，我不敢讲。我是盼望一个像圣灵活水流的聚会。这个只能在圣徒相通体系比较重的会所，它会走出来。这个三源合流就比较清楚。改革宗那么好的东西，都会僵死；灵恩派在“琴与炉”的敬拜那么好的东西它会着迷；会所那么样地闭关，“三源合流”怎么打进去。这个需要那批牧者们，要给“西岸特会”或者萧山，温州，东北，这些会所比较强的地方，需要有一个转型的教会要让他们看见。保持它的特性，你不要去同化它，同化它是不可能的，保持它的特性，把它转型过来。这个就是三源合流的意义。

王志勇弟兄：谢谢汪浩弟兄，特别从内部，从爱的缘故反思：聚会所如何从反宗派成为罪顽固的宗派。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向圣灵开放、向圣经开放、也要向其他宗派背景的圣徒开放。“圣经、圣灵与圣徒”的三大源流、三大传统、三大群体，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同的亮光。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做了多年的实地调查，现在影响中国大陆的有三个群体，改革宗、灵恩派还有聚会所。但是只有两个运动，没有聚会所运动，只有改革宗运动和灵恩派运动，就象汪浩讲的一样，聚会所好像走到一种山穷水尽的路，或者投靠改革宗，或者转向灵恩派。但我相信在聚会所里面还有神的恩膏、神的膏油、还有神的不断的更新和拓展。我们请徐志秋老师从“从神学教育方面看圣经、圣灵与圣徒三源合流”。

徐志秋弟兄：我一直在神学教育领域，在教导学生的时候，首先要问一个问题：“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”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不应该忌讳谈自己的立场，你自己到底相信的是什么。从我自己的立场来看，我是比较接受改革宗的立场，但同时也要有另外一种状况，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神学立场的时候，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强迫我们的学生采取跟我们一样的立场，只要我的学生对圣经的分析是有理有据的。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明确地一定百分之百支持某个立场。你说加尔文主义、阿米念主义和 Wesleyan，到底哪一个绝对的对，哪一个绝对地错。其实未必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奥秘的东西，是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东西。所以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我觉得当我们在纪念宗教改革 500 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放下很多历史的包袱，放下这些旧债、旧帐。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处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我们经过了那么大的苦难和逼迫，从本土生长起来的教会，然后从外面切断了关系，我们需要吸收外面神学的养料，但是不需要将外面纷争的东西再一次引到教会里面来。所以，在信仰方面，我个人觉得，我们未来加入我们要在中国开始办神学教育的话，我们应该采取的是一个福音主义的立场，知道我们是在宗教改革后新教的范围里面，但是不需要采取对天主教采取那种军事化的反对的立场。我们完全可以客观平息，来看这个教会的整个传统中，到底哪一些是我们应该继承的，到底哪一些是对我们的建造是有意的。我认为这几点是应该坚持的。

第一：圣经的无误性。神学有四个方面，“Wesleyan Quadrilateral”四个来源，第一个来源是圣经，第二个来源是传统，第三个是理性，第四个人的

体验。那么我们今天讲三源合流时，大概讲了三个。第一是圣经、第二是圣灵，第三是圣传或圣徒或者是传统或者是教会，第四个是个人的体验，更多的是圣灵对个人的感动。但是我们没有提理性。尤其是我们福音派对自由主义神学很敏感的时候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点反智主义的遗留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在这四个方面还不一定是完全平衡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回过头来审视，当你坚持圣经无误的话，就已经站在新教的立场，站在宗派改革后的立场，站在福音主义的立场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来看整个教会的历史。比如说初代的几大信经，我们需要把它作为信仰的根基；然后对于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，我们可不可以继承很多学院派很多优秀的方面，我觉得完全可以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最喜欢的神学家，其实奥古斯丁排在第二，其实是迦帕多家教父(Cappadocian Fathers)是我最喜欢的东方教父的传统，我觉得和中国教会非常地接近。

第二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我们需要有圣灵，有圣灵的火。我去中国的农村教会，跟他们一起来学，陪伴他们走的时候。我觉得中国的农村教会，他们过去走了二十多年的历史，是在圣灵的恩膏的能力下面去传福音，把福音传到全国各地，在全国各地建立很多教会。但他们现在面临一个瓶颈，面临一个突破，在面临都市化，在面临教会建立起来以后，他这种单单强调感觉的灵恩很难再继续引导他往前走。他需要系统的上帝的话语来支持他。

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两个方面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一此一彼：上帝的话语跟圣灵的恩膏。圣灵的恩膏象征着火，没有火，一个地方怎么烧，你的里面怎么有“Wesleyan 的 Strange of Warmness”，或者加尔文说，“我把我的心挖出来，马上给主”这个里面是非常深的敬虔的火在那个地方的。没有圣灵的火，你只有神学的知识，那么你剩下的只是冷冰冰的柴。冷冰冰的柴的结果一定是互相争论。要不柴有什么用？要不学了那么多的神学知识有什么用？肯定要打仗嘛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有了柴，一定要有火啊；但你只讲究这个有火而没有柴，你总有一天会烧干。所以当我们特别注重个人体验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福音主义或者灵恩派有一个特点，就像野火烧过以后，在火线上面它很旺，但烧过以后，就是一片荒芜，就是剩下很华丽的建筑，但是没有人进去。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语，这个材料后继不足。

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，今天的中国教会一定要走合一的、合流的道路，不需要走偏狭、自我约束、自我束缚的道路。我们的心胸要宽广一点，上帝没有我们那么狭隘的。

王志勇弟兄：志秋牧师确实着火了，我也不敢拦，不敢碰的。但无论如何，圣经是柴，圣灵是火，圣徒有柴有火才能做饭，才能有吃的。所以圣经的启示和教会的正传，其实是非常注重教理的，是理性主义，是 Rationalism。因为上帝就是无所不知的，上帝是绝对的理性主义者。但是圣灵要为我们提供主观的体验，甚至是生命的体验，所以我们对于圣灵、对于圣经的经历都是根本上、绝对上都是神秘的。真正的圣徒既要有理性主义的追求，也要有神秘主义的体验的。

施玮姐妹：

给我的题目是从生命的角度，从圣灵的角度来讲，我突然发现我必须悔改。其实我 1999 年信主以后，我在许多地方作布道、作见证，我都回避了一件事。我讲我对圣经，对神话语的兴趣，因为我在信主以前我就喜欢圣经，十年。那我一直特别热爱圣经、读圣经，另外我在教会服事，我都讲。但我就少讲一件事。使我

能够始终在教会里面服事，使我能够对神的话语始终有激情，是因为我里面那个圣灵的恩赐。当年我们教会曾经有人来祷告，给你属灵恩赐，我没赶上那堂聚会。那我就问祝健，那我非得追上他来得到属灵恩赐吗？祝健说如果我真相信，上帝有信心，自己在家祷告让神给你。我自己在家祷告，我不知道哪些叫属灵恩赐，我就跟神祷告，狂热的祷告，我说“神啊，凡对我服事有用的恩赐一样不少都赐给我。”后来我就发现，其实今天我在中国服事这些人靠的是属灵的恩赐。比如说我为这些人祷告，也许我不用方言，其实我沉默，我就是悄悄地在用方言，知道他的问题，能够带他，不是靠我跟他交谈的。我今天能写作，我书房的那块地毯常常都是湿的，大量的方言祷告，大量的跟神的密契的相交，使得那些文字能够出来。但是我一直亏欠的是，我从来不敢公开讲方言和属灵恩赐给我的帮助，因为我一直在一个福音教会，也在福音机构服事。

王志勇弟兄：谢谢施玮姐妹的分享，讲到教会，讲道救恩，讲到事工，我们不得不这样讲，我信圣灵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。

范学德弟兄：

2005年我在华人基督教中第一次提出网络宣教的概念，我说期盼在北美能够出现100多个网络宣教士，几万个网络基督徒。我想是最早提出来的，当时也没有想这么远。过几年之后，有中国的一个记者吴进说了这么一句话，“如果有上帝的话，互联网就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”。发展到2013年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说：“微信是上帝赐给这个世代中国基督徒最好的礼物。微信尤其在宣教和建造教会上，是一个最好的礼物。”上次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说过一句很狠的话，“如果在这个世代，牧者，特别主任牧师，你还不会使用微信，你肯定被out了，五年之后肯定被out了。”

上台来之前，我发了一条微信在我的朋友圈中，我大概有5000个朋友。我就在这屋里照了9张照片，配了一些文字，到现在为止有132个点赞，转发多少我不知道，至少在几千。王志勇在讲之前，把他的讲话弄一个简单的概要。他的简单已经不简单了。很短的时间，132个点赞，20多个评论。

从这个很简单的事例来看，大家一起做三源合流。有一个上帝给你准备的最好的平台，一个最好的工具，就是微信。你如果不用，你真的就是out了。所以盼望诸位，尤其是你们前面这几位带头的，谦谦卑卑的以感恩的心，去接受神在这个世代，给我们这个运动所赐的美好的平台工具，好好地全方位地利用它，向年青一代中国的基督徒，你找一个最方便的方式，向他们说话，传播的范围可以遍及全球。

王志勇弟兄：没有威登堡(Wittenberg)发明的印刷术，就没有宗教改革。没有人都能读懂圣经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圣经。所以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的祝福，我们惟愿一切的手段来传扬主。其实讲到三源合流神学的发展，祝健牧师，包括李晖弟兄、郭昶弟兄、陈卧绿牧师、彭天堂弟兄，他们有多年的圣经、神学、灵修和教牧事奉方面的体验，请大家多多地向他们交流、请教。